

「日」櫻庭一树 著
林清华 译

我的男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



私の男

我的男人

〔日〕 樱庭一树 著 林青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男人 / (日) 樱庭一树著; 林青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27-6351-1

I. ①我… II. ①樱…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1597 号

WATASHI NO OTOKO by SAKURABA Kazuki

Copyright © 2007 by SAKURABA Kazu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SAKURABA Kazuk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我的男人
私の男

[日] 樱庭一树 著
林青华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玮
封面插图 芒果
装帧设计 柴昊洲

图字: 09-2009-400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140,000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351-1/I·3792

定价: 3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目 录

第一章

2008年6月

花和旧相机

—001—

第二章

2005年11月

美郎和旧尸

—065—

第三章

2000年7月

淳悟和新尸

—127—

第四章

2000年1月

花和新相机

—169—

第五章

1996年3月

小町和风平浪静

—251—

第六章

1993年7月

花和风暴

—303—

第一章

2008年6月

花和旧相机

我的男人一边慢慢撑开偷来的雨伞，一边走向这边。下午六时后的银座大街上，夜幕降临得比日暮略快。沥青路上亮晶晶的水洼，被他的旧皮鞋踏得水花四溅。湿漉漉的他向我接近，把偷来的伞举向我——我正紧贴商店橱窗避雨。明明是偷伞人，举止却潇洒自如，有如落魄贵族般优雅。我甚至可以断言他的姿态更为优雅。

“恭喜新婚，花。”

男人把我遮在伞下，拉近我的肩膀，说道。我心不在焉，只是含糊地点一下头。在脑海里，我把他走过马路来到约定地点的模样，倒带般重放了几次。瘦弱高挑的模样。凌乱的长发在肩头摇晃。虽不年轻却姿势优美，不成样子的便宜西服穿在

他身上，也就不显寒酸。我觉得他不像年届四十、百般无奈的无业之人。他抬头仰望天空，昏暗的天空吧嗒吧嗒地下起骤雨。也不知是今天第几次了。他从画廊入口的伞架上，毫不迟疑地抽出一把与四十岁男人不配的大红花图案的雨伞，一边动作优雅地打开，一边走过来。看见正在避雨的我，他微微一笑。受过伤的皮肤挤出皱纹，眼睛下面皱巴巴，正可谓一塌糊涂。而我——花呢，此时二十四岁，对老旧之物怀有轻视之心。此刻心中兼具一丝轻蔑和无法言喻的怜爱之情，脸上似笑又似哭，跟随他走。避雨的商店橱窗，是我喜欢的意大利名牌的银座总店，这品牌的新款手袋，此时就夹在我腋下。我感觉挤在橱窗里的品牌货正责备我，因我为一个大龄、穷困男子的到来而欣喜。我的心绪随之乱纷纷。

“恭喜你结婚，花。”

“谢谢你，淳悟……刚才偷伞了吧。”

看我生气，他不解似的看看我。皮鞋湿淋淋。肩头也因雨势加大开始濡湿。淳悟对自己毫不在意，伞都遮挡着我。我的茶色长发，连发端也仔细卷了。齐膝的喇叭裙。皮草手袋。他让我的这些宝贝无一淋湿。淳悟自己在我面前转眼间被雨粒打

湿。我悄然将目光从眼睛下堆起皱纹的那张笑脸上移开。——老式、优雅却惨不忍睹的男子透着连绵雨水般潮湿的气味，这十五年来一直如此。这就是他的体味。

“我想，不能让你淋着雨，花。”

低低的嗓音有点颤，仿佛觉得饶有趣，雨伞之下，两个肩头同时凑近，走在略显昏暗的林荫大道上。每次仰望他的脸，心就阴沉下去，却因肩头的轻轻触碰，身体就不由得欢喜起来。不过，这种喜悦并非此时此刻感觉到的，仿佛是来自遥远的过去的可怖的泡泡。肩头又悄悄触碰了。从前我小小的，靠近他，却连脑袋也够不着他的肩头。时光转瞬即逝。

二人如同漫无目的地并排逛着。迄今为止都是如此。这样走着，开始觉得今后也会这样……本该结束于今晚的。

因为淳悟一言不发，我就小声嘀咕：

“明天都要结婚了，今晚要是感冒了，不就惨啦。”

自己的声音比预料的低得多，且颤抖着。

“哦。”

“可得脸色通红，流着鼻涕穿新娘礼服了。”

“嘿嘿。”

“……笑什么呀。你这个人，什么都觉得有趣。”

“嘻。”

“只会笑。你总是这样。”

淳悟眼睛下面挤起皱纹，又默然微笑了。我也咧一下嘴角，给他一丝笑容。

二人就此不再说话，漫步在雨势加大的林荫大道。我没淋雨，他已湿透。偷来的大红伞侧向一边，角度倾斜得令人吃惊；红伞一步一摇，顽固地护着我一人。

因为太长时间一起生活，我和我的男人，现在已不大交谈。充满好奇心和亢奋的温柔时期，已是六七年以前，早已过去了。剩下的，只是类似偏执的情爱般的东西。以及只此人才有的类似信仰的——确信。不过，对于没有上帝及家人的我而言，这曾是无论如何都必要的。从某个时候起，我变得很依赖，不久，就离不开了。

傍晚的林荫大道上，尽管下着雨，却是人来人往。多次与亲昵的二人男女擦身而过。这中间，有多少人能相信，此刻在一起的对方，是自己的唯一？擦身而过的人们，一定、一定各有自己的情况吧。不过在我眼中，他们都很快乐，在雨中匆匆

赶往自己的目的地。

终于抵达与结婚对象约定的西餐馆前。淳悟小心地收起雨伞、注意不弄湿我，我没理他，闪身进了餐馆。宽敞的餐馆，白色的墙壁令人目眩。里头的桌子前，尾崎美郎孤零零坐着。他是我明天结婚的对象。小小的个子，包在做工精良的西装里，那模样显示了良好的教养，充满清洁感。他仔细看看腕表，眉头微皱。那样子让我感觉我们似乎迟到了。从后赶上来的淳悟靠着我的肩膀，说话声里好像强忍着窃笑。

“尾崎——君。”

美郎抬起脸，视线从腕表转过来，看着我们。他笑一笑：

“岳父大人！啊，太好啦。还以为你们会不会遇上交通事故了。”

“花总是那样的。就不爱守时。你已经知道了吧。”

我不由得耸一耸肩：你自己也迟到了啊。在美郎对面落座时，淳悟又落落大方地坐在我身边，肩头又碰在一起。很喜欢的、雨水似的气味蹿入我鼻腔。身体又不由自主地开始为这男人的气息而欢喜。我皱着眉头，悄悄低下头。

“岳父能出席我们的婚宴，真是太好了。花这边没有其他

亲人，我家也好，公司方面也好，都是一大帮……”

淳悟目光游移，对说话的美郎并不感兴趣，只是不时点一下头回应。

腐野淳悟是我的养父。他领养我远在十五年之前，现在已是相当遥远的、在时光另一头的记忆。那时我们不在东京，而是在另一个城市，某天起便一起生活了。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因地震而突然失去了家人。淳悟虽是远亲，但经过几道复杂的手续后建立了领养关系，成了我的养父。八年前，在淳悟三十二岁时，我们搬来东京。然后，我长到了二十四岁，明天要结婚了。

我不知不觉长大成人，赫然发现已很接近养父和自己相遇的年龄。那时候，为何腐野淳悟特地要领养一个拖累人的小学生呢？小时候，自以为养父的心思我都明白。不过，成了大人之后，我变得一点也不明白了。时光越是流逝，过去年轻时的淳悟就越是成谜，像沉入水中一样渗开、远去。淳悟这个男人过去的选择也好，今后的行为也好，我都不明白。唯一确信无疑的是：散发出雨水气味的养父，才是我的男人，这一点毋庸

置疑。

美郎游刃有余地侃侃而谈之时，菜上桌了。白碟子中央，鱼和蔬菜摆得很好看，如同一幅现代派拼贴画。美郎讨好地说着：“由大男人一手养大女儿，这我肯定做不到的呀。男人有一大堆事，自己的女儿，无论如何得竭尽全力……不过，还是难以想象。”此时淳悟的半边脸慢慢扭歪了。看似在笑，也许并不是。便宜西服包着的长腿，从椅子往外伸出，如同一个剪影。侍者不时绊在腿上，差点摔倒。每逢此时，淳悟便挺快活似的独自笑一下。

“不，我是个闲人。”

“……闲人？”

看来这个回答完全出乎美郎的意料之外，他不知所措地反问道。

“总之嘛，那时我很空闲，以至于随意捡了个陌生孩子来养。”

“怎么可能！二十五岁的男人很空闲——不可能啊。”

“然而，就是如此。那是你这样的男人完全不了解的生活。”

我二十五岁上，就只有无聊。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儿。对吧，花？”

“撒谎！”我拿他没办法，轻轻耸一下肩。淳悟便不再说话，肩头挨过来，定定注视着我的侧脸。我身体里头又翻腾起可怖的泡泡，呼呼啦啦地喧闹起来。

忙得团团转也要出席家长会、笨拙的手要制作便当盒饭、洗洗涮涮、一闹病他就慌，——逍遥的独居房间被一个小小闯入者折腾得够呛，一想起他那张脸，我就暗笑起来。九岁的女孩，对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而言，就是个恶魔。他竭尽全力来抚养我的时期，是他人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吧。假如他被问及是否希望让时光倒流，他一定会苦笑着摇头吧。

“我也觉得很意外，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从前难得一见这样的人。对小孩来说，是最理想的保护人了……真的。”

带着几分调侃，我嘀咕了几句。遥远的过去，变成了漆黑的波澜，和怨恨般的晦暗情绪一起复活过来。淳悟低下头，然后歪着半边脸笑一笑。坏男人的笑法。他一边拿餐刀胡乱切肉，一边自言自语般道：

“哈，没感到厌烦。”

“虽然够呛，但他看起来蛮快乐的。很疼我。那时我可喜欢爸爸了。”

“在那小镇上，那时只跟花有血缘关系。我只有一个小不丁点儿的你。血浓于水嘛。领养之后就感受到了。所以嘛，不自量力地忙开了。也特别开心。”

“原来是这样啊……”

尽量想说得若无其事的，但答腔还是带了一丝颤音。

西餐馆里人多起来了。因为声音嘈杂，彼此说话难以听清。淳悟一如以往，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进食的模样。吃得一点没剩了？量足够了么？他带黏性的视线，舔遍了我咀嚼食物的嘴角。

邻桌爆发出一阵笑声。

美郎的话终于进入正题。话题是明日的婚宴。

“上次电话里麻烦您的事情，就是说，婚礼上新娘子要佩戴四种东西：家传的老物件、适合开始新生活的新物件、从幸福的人处借来的物件、蓝色的物件——据说这样很吉祥喜庆的。就是那个 something four 的说法。嘿，虽然不是日本的风俗，但挺罗曼蒂克。”

“……罗曼蒂克。”

淳悟眼盯我的嘴角，用强压住不笑出来的颤声应道。美郎眉飞色舞地继续说道：

“对呀。我跟花商量，因为对新娘是很特别的人，所以能从岳父那里得到一件东西就好了。事到临头忙忙乱乱的，实在不好意思。准备婚礼这件事，比预想中忙多了。亲戚方面、公司方面都要费心思，而花又对这些琐碎事没有兴趣。”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borrow, something blue——对吧。”

淳悟的唇离开酒杯，嘴角浮现出讽刺的神色。我很清楚这个男人从安然无事到勃然变色的时机。正当我察觉他就要说出格的话而悚然一惊时，美郎的手机响了。美郎刚刚礼数周到地离席去讲电话，淳悟便把他薄而干巴的嘴角凑近我耳边。

低低的声音，年轻时没有的，但略带嘶哑。声音里透出刻薄的味道。

“……something old，原先觉得这算什么呀，没意思。不过还是带来了。就这个。”

他探手入西服衣兜，直截了当地掏出一个东西，胡乱一

扔。嘎嗒一下，桌面上出现一个银色方形物。是个旧式小型照相机。“胶片装好的哩，花。”伴随他喃喃般的低语，我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

“淳悟……你、这东西还留着啊！”

我颤抖着伸出手指，轻轻触摸它。照相机不像刚刚出自衣兜，冷冷地吸附上我的指头。它潮湿冰冷，如同埋在北国雪地里，冻住了。

淳悟生硬地说：

“虽然不是我的东西。那些都扔下了逃出来的。我手上的旧东西，不就它了嘛。对吧？”

“它的主人，已经死了啊……”

“我知道。”

“……”

淳悟审视着沉默不语的我。他的瞳仁失去了人类的神态，简直就是一个空洞无底的孔穴。那薄嘴唇慢慢张开，嘶哑的声音喃喃道：

“给杀掉了嘛。”

“对吧……可你还把这样的东西带来。要恶心我吧。”

淳悟浮现出嘲讽的笑容，用下巴示意那照相机。

“可它是我……它，不也是你吗？”

我又缓缓地把手伸向照相机。刚才感觉的冰样寒冷已经消失无踪。就在我握紧照相机之时，淳悟突然站起来。椅子发出很大声响，周围桌子的客人都望过来。黏黏糊糊的眼泪，从我眼中渗出。

——照相机是从前死去的一位老人的东西，留下来的胶片里，应该拍下了老人临终看见的杀人犯的身影。淳悟怎会满不在乎的呢？自那以来已过去了八年的岁月，而且眼看我就能把那恐怖事情忘却了。

就在我发愣之时，淳悟已默然离去，我的眼泪也在打完电话的美郎返回前止住了。我指望着从迄今的百般无奈的阴暗生活中脱身出来。我希望在还能挽回之前，找个正经人结婚，抓住实实在在的幸福。我讨厌囚禁在不快的过去里面，没有绽放便枯萎。我还年轻。

咬紧牙关，憋住几乎就要冒出来的呜咽。然后强颜欢笑。

“咦，岳父大人呢？”

“他先走啦。好像挺忙的。”

美郎知道现在的淳悟没有上班，脸上显得有点疑惑。不过，也没有再问什么。这个人早看出对我而言，养父是个负面因素。而且，美郎和淳悟无论在生长环境、性格上，都太不一样。对我的养父，美郎似乎明知他是不可理解的人，还跟他打交道。他努力以开朗的声音说：

“是吗，真遗憾啊。”

“噢，真的。”

“我还想多听听你小时候的事哩。也只有淳悟先生知道嘛。”

我的脸色慢慢阴下来。闪闪烁烁的旧日往事，在脑海里复苏过来，胸口突然很难受，仿佛被一只大手粗暴地攫住。美郎担心地窥视我的脸色，不知我为何沉默下来。然后轻松地岔开了话题。

“那个，你已经拿到了？”

“噢，something old，对，不过，这是秘密。”

“两人之间的秘密？明白啦。那，我们也走吧。”

和美郎一起走出餐厅。在室内时完全不察觉，到外面一看，雨势比刚才大得多。真正的暴风雨。沥青路上水流如注；